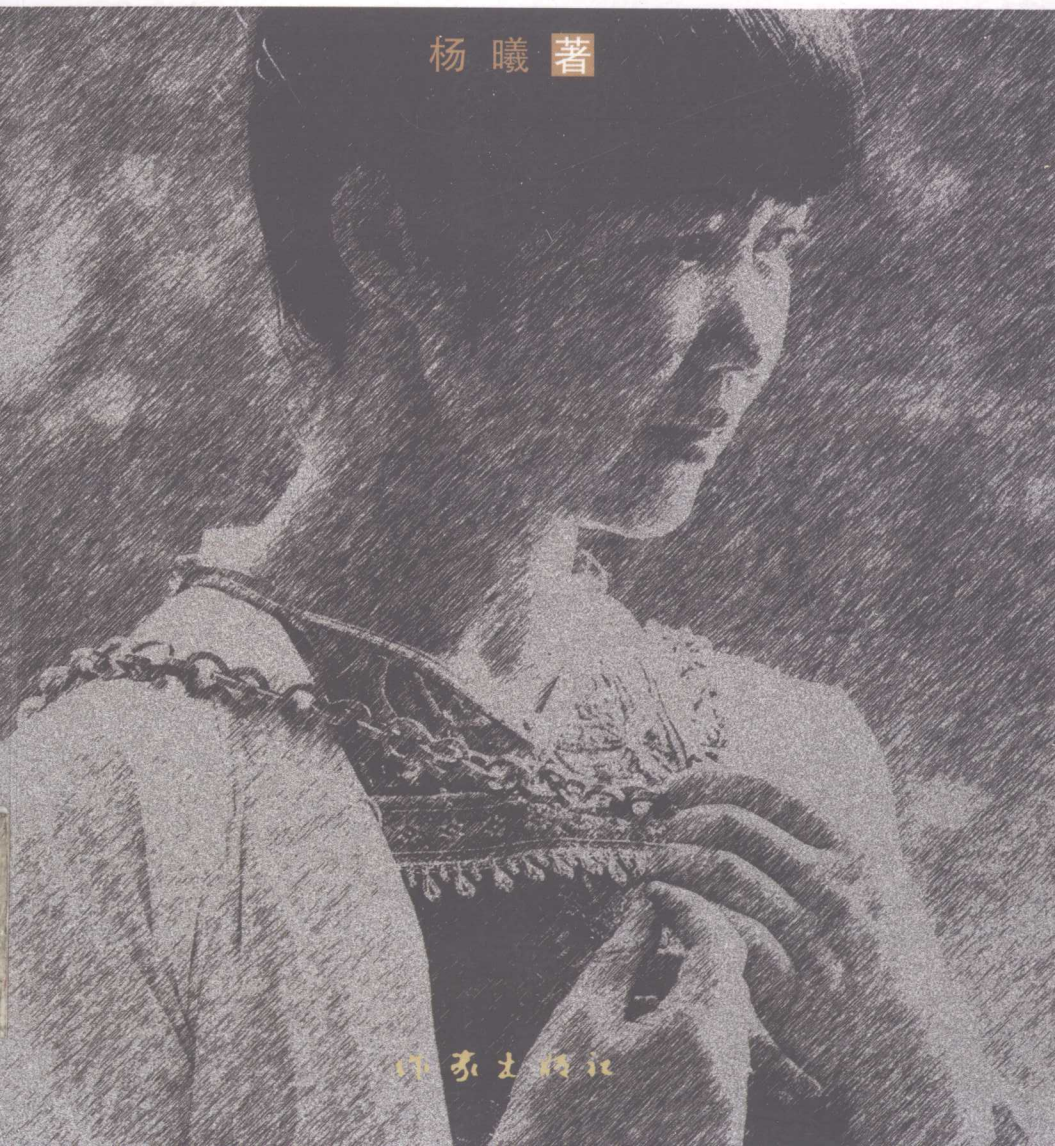


夜歌

杨曦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夜歌

杨 曦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歌/杨曦著.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3

ISBN 978-5063-5689-3

I.夜… II.杨… III.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1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67951 号

夜 歌

作 者:杨 曦

责任编辑:杨 林

封面设计:钟 帅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100026

印 刷:新时代印制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字 数:200 千

印 张:9.75 夹

版 次:2009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5063-5689-3

定 价:2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目 录

第一辑 血肉相连的土地

银潭	/ 3
巨洞	/ 6
明竹和美宽	/ 10
青岩如歌	/ 16
血肉相连的土地	/ 20
久久不会面,空思念	/ 33
唱大歌的珍珠姑娘	/ 38
你见过雷公山高高的山顶吗	/ 40
《雷公山下的苗家》序	/ 44
我想为母亲擦去脸上的泪水	/ 50
我坐在民族体育馆的台阶上,泪水长流	/ 54
老师是一棵树	/ 58
秦敏老师说	/ 66
石门坎	/ 68

第二辑 在湖南火一样的土地上

校园随笔	/ 73
------	------

0 八大风雪	/ 77
窗外叫卖声	/ 83
在湖南火一样的土地上	/ 87
短章	/ 89
远处有双眼睛在默默看着我	/ 92
谭虎一家人	/ 93
三月三	/ 95
一部感动全世界的电影	/ 97
《老无所依》观后感	/ 99
伊朗电影《巴伦》	/ 100
重温经典的感动	/ 103
一样的世界,不一样的童年	/ 105
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	/ 111
一本叫《福音谷》的书	/ 117
品书录	/ 119
一点杂感	/ 123
三代人的求学梦	/ 125
我能对这无边的荒谬世界说些什么	/ 129
答谢朋友书	/ 132
悲喜交加的 2008	/ 135
 第三辑 夜歌	
短诗一束	/ 139
如果我是山花	/ 141
短歌	/ 142

雪花害怕孤独	/ 144
春日	/ 146
是谁把你送来	/ 147
夜歌	/ 148
无题	/ 149
在春天,不要让我失去你	/ 150
赠良人	/ 151
那一夜,城市的上空升起一轮满月	/ 152

第四辑 永恒的梦想之歌

黄果树大瀑布	/ 157
魂牵梦萦石门坎	/ 162
奢香夫人	/ 172
百里杜鹃	/ 178
存封在洞里数十万年的神话	/ 185
我想和鸟儿共有一个天堂	/ 190
横空出世梵净山	/ 196
厚重如史大娄山	/ 206
名城遵义	/ 210
如歌如梦小七孔	/ 224
邓恩铭故居	/ 232
迁徙与怀念,一曲苍凉的芦笙调	/ 237
停息水边,吟唱永恒的梦想之歌	/ 244
从新疆到广西	/ 260

附 录

潘年英	杨曦和她的散文诗创作	/ 271
陈绍陟	杨兮 柳兮	/ 276
徐新建	也在故乡	/ 278
杨玉梅	民族情结与女性话语	/ 280
陈守湖	在歌声中忧伤找寻	/ 286
孙南雄	哭太阳的女孩	/ 290
陶晶莹	美是永恒的呼唤	/ 296

第一辑

血肉相连的土地

银 潭

对银潭的想往缘自一个小女孩。

2002 年秋天，潘老应邀参加从江县桠柑节，去了银潭。

那次在银潭，他无意中拍摄到一张小女孩的照片。

这些年来，潘老在黔东南大地拍摄了大量图片，但却唯有这张小女孩的照片让我怦然心动。

照片上，小女孩依着门框站着，她正从门柱旁探出头来，打量着突然对准她的镜头。小女孩大约八、九岁的样子，眼里满是好奇，目光纯净清澈。在女孩身后，是晾晒在竹杆上的布匹，弯曲起伏，像一道蜿蜒流淌的蓝色河流。一束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，女孩在逆光中站定，璀璨的阳光为她缀上满头晶莹的碎钻，斑驳阳光中女孩似乎也变得通体透明了，仿佛她是大自然的一只精灵，此时正收起滑翔的羽翼，缓缓降落于此。

之后，我长久地独自在心里默默品味着女孩那纯净而好奇的目光，品味着她带给我的惊喜和惆怅。有一天终于憋不住了，对潘老说：那个银潭小女孩呀，她就是我的童年。

于是潘老答应我，说一定要带我去银潭。

第二年放暑假，我们去了从江，到从江的第二天，我们就去银潭。

银潭村建在一个山谷里，四面群山环绕，山上林木青翠。未及进村，站在半山腰，就能看到银潭村全貌。俯瞰银潭，只见寨上木楼簇拥，在一片青色的瓦檐之上，有两座鼓楼拔地而起，如同所有那些未经破坏的传统侗寨一样，银潭同样显得宁静、祥和。

我没在山上过多停留，便匆匆下山，朝寨子里走去。

来到寨头鼓楼前，我们找到了照片上的小女孩，她正在鼓楼前捉迷藏。潘老向她打招呼，她很快就认出潘老，于是朝我们笑了。

潘老说，你家在哪里，带我们去你家，我洗了照片，要发给你们。

一时间女孩却显得有些犹疑，她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，眼睛里闪过一丝令人难以察觉的微妙变化。不过她还是带我们去了。在我们身后，有一大群小孩跟着。

女孩家的房子比别的人家要破旧得多。楼下是火塘间，我们上楼时，我往里看了一眼，里面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清，有一个声音从里面传出来，问我们找谁，叫我们进屋坐。女孩说那是她爸。

我们没进去，由女孩领着，径直上楼，在她家楼上分发照片。很快又来了一些妇女，她们纷纷上楼来拿照片。许多人看到照片上的自己，都掩口大笑。过一会，我听到楼梯口传来一阵奇怪的“笃笃笃”的声音，转身一看，是一位拄着拐杖的男人正艰难的爬上楼来，他只有一条腿。问女孩，女孩说

是她爸。此时，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之前女孩何以犹疑的原因了。于是同女孩说话时，我尽量避开她的目光，然而在心里，却对她生出无限怜惜。

分完照片，大家都走了，我们把带来的东西送给小女孩，然后辞别女孩下楼。可女孩似乎还有点舍不得，也跟我们下楼，一直和她的同伴跟在我们身后，而且她一直把自己的照片紧紧捏在手里，潘老说那样会把照片弄坏的，叫她先回家，把照片放了，可女孩听了，只笑了笑，还是没走。

在鼓楼前的空地上，放着一堆原木，我们叫小女孩和她的同伴坐上去，给她们照相。

潘老照相时，我问她们，会不会唱歌，她们说会。我说，那你们唱一首。她们就笑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。我又问，谁来起个头，平时你们唱歌谁起头？她们一齐扭头朝小女孩看，七嘴八舌的冲她叫嚷起来。这时，小女孩子显得又高兴又有点害羞，脸蛋都涨红了，但她很快就唱起来了。

当女孩稚嫩而清脆的歌声响起来时，周围所有的喧闹声都静下去，静下去了，只有女孩的声音脆生生的响着，仿佛从天而降的清露一般，撒落在我心头。

在歌声中，女孩重新露出笑容，一双黑眼睛闪闪发亮，纯净，清新，美丽，像清晨透过树林照过来的阳光。

女孩呀女孩，能把你黑色的眼眸借我吗，我想再次用你那样的眼睛看世界，一如往昔。

2003 年于湘潭

巨 洞

从银潭回来，第二天我和潘老准备去瑶寨斗里。

但车子未能如约到来。这时，却意外碰到从江县卫生局局长敖家辉，他邀请我们去他老家巨洞看看。我们问巨洞有什么可看的，他说那里至今还保留着都柳江岸最后的一片原始森林。

于是，我们改道去巨洞。

从县城出发，我们一路逆都柳江而上，一个小时后到巨洞。从巨洞再往前不远，便是从江县的下江镇，那里已靠近我老家榕江县的地界了。

前往巨洞途中，一路上只见山川秀美，河流清澈，但沿江两岸都是草坡或灌木林，已看不到任何森林迹象。然而在历史上，都柳江两岸一直以盛产杉木著称，长期以来，这里的山民皆“不知松杉之利，山中之树，任其长养”，因而沿江两岸到处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，郁郁葱葱，连绵数千里，其中尤以所产的“苗杉”最为有名，据古志载，苗杉“干端直，大者数围，高七八丈，纹理条直……”，但如今，我却只能到志书中去寻找并领略“苗杉”那高大挺拔的风姿了。

路上，敖局长一直与潘老谈论他的家乡。敖局长说，在

他小时候，这沿江一带都是原始森林，山上树木又高又大，一直长到河边，河岸近水处，林木枝叶交错，河面上好似搭着拱形的绿色长廊，河水倒映着古木，蓝茵茵的，有如翡翠一般，美极了。后来，森林被毁了，跟着人们的服饰、语言、习俗也发生了变化。像他老家巨洞，原本是一个很纯粹的侗寨，但近年来，人们都改穿汉装，也不再唱歌了，年青人聚在一起，不是打牌，就是打麻将、赌博。

说到这里，敖局长显得有些伤感。他说，从前可不是这样，在他青春年少的时候，每年学校一放假，他就回家来，和同伴到寨上找姑娘唱歌。唱歌时，姑娘坐一边，小伙子坐一边，大家都沉醉在美妙的歌声中；农历三月，姑娘小伙互相邀约着上山打蕨菜、讨竹笋，姑娘们穿着蓝布衣裳，包白色头帕，坐在对面山坡上唱山歌；秋天摘禾时，姑娘后生都穿上新衣，包饭上坡，在坡上一边摘禾一边对歌，那情景，比过节还热闹。

我一路只是默默听着。到后来，我渐渐对敖局长产生了兴趣，就问：

“敖局长，你是侗族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我有些惊异。

“那你怎么对侗族这么有感情？”

“我是汉族，”敖局长说，“祖籍江西，可我爷爷是做小买卖的，他走村串寨，来到了巨洞，看到巨洞，他很喜欢，就留下了，在巨洞娶妻生子。我在巨洞出生、长大，从小讲侗话，我们一家人都讲侗话。”

听敖局长这么一说,我内心已释然。

车到巨洞,下车。

巨洞就在河对岸,隔着一弯碧流,只见巨洞村坐落在对岸山脚下,背靠大山,寨前是滔滔奔流的江水。

站在河岸这边,朝对面望去,只见巨洞后山呈扇形环状,高高耸立着,巍巍然很有气势。沿着扇形山顶,有一片茂盛的原始森林,沿山势绵延着,有如一条奔腾的巨龙,紧紧护卫着山脚下古老的村寨。

然而令人遗憾的是,在巨龙的首尾部分,各自断开空出了一块,敖局长说原本那里都是树木,但几年前被砍掉,森林便断开了。

断开后的森林,好似被砍伤的巨龙,伤痕累累,巨龙拖着残缺的肢体,苟延残喘着。

半个月后,返程途中我们又经过从江。那天,我们在敖局长家吃晚饭,饭后,敖局长说他有一个带子,想放给我们看,带子是他自己拍的。

碟子打开,里面是一位美丽的侗家女子同一名侗族小伙在对唱牛腿琴歌。

猛一听到带子里传来的歌声和牛腿琴声,我马上变得难以平静下来。

我从小就是伴着这样的旋律和歌声长大的。可到后来,却再也没有机会听到了,因为在我老家,已经没人唱这些歌了。现在,这久违的旋律和歌声,又唤醒了我沉睡多年的记忆,也勾起我点点滴滴的辛酸。在异乡的日子,在那些难以入眠的深夜,我曾一次次爬起来听侗歌,在异乡的土地上,倾

听从黑夜深处飘来的神秘乡音，那真像母亲的声音呀真像母亲的召唤。那时，我没有流泪，我不愿流泪，我不想让自己的泪水滴落在异乡冰冷的土地上；而今，在我即将再次远行的前夜，在侗乡我自己的故乡土地上，当我意外听到这熟悉而陌生的歌声时，我却再也无法抑制自己，泪花闪动。

稍稍平静后，我问敖局长：

“带子在哪里拍的？”

“巨洞。”

“刚拍的？”

“有好多年啦，现在可拍不到了。”

“真可惜！”

“是呀，”敖局长说，“从前的都柳江畔，那可是遍地歌声，不仅侗家人爱歌，苗家人也爱歌，像在下江镇，一到赶场天，苗族青年男女就聚在街边唱歌，唱到动情处，相拥着抱头痛哭。”

一阵忧伤猛然向我袭来。正如我们所知，流着奶和蜜的迦南地才是以色列民族理想的居所，那么同样地，森林繁茂流淌着歌声的都柳江畔才是苗侗人民幸福的家园，但如果有一天，歌声消失了，最后一片森林也消失了，那么都柳江畔还是我们心目中那个美丽祥和的家园吗？

2003 年于湘潭